

西征记

【招魂云】
在香里省况情形。前夜是舒州九户曾
张作朝。后方是平义钱记和山峰。洪堂是曾堂曾家
来云外。村野向青草以笔孤柱丁。深故生来头投。一
五彩笔持了即日。廿世再生。把招魂出。去去去。
孤魂万里。集魂得摩共常来。有心肝查了青春来。
明巧。花玉影踪。暮天谁何凭是空超。

宗璞 著



《野葫芦引》第三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野葫芦引》第三卷

西征记

宗璞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葫芦引. 西征记/宗璞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9
ISBN 978-7-02-014766-3

I. ①野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88267 号

序 曲

【风雷引】百年耻，多少和约羞成。烽火连迭，无夜无明。小命儿似飞蓬，报国心遏云行。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，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！

【泪洒方壶】多少人血泪飞，向黄泉红雨凝。飘零！多少人离乡背井。枪口上挂头颅，刀丛里争性命。就死辞生！一腔浩气吁苍穹。说什么抛了文书，洒了香墨，别了琴馆，碎了玉箏。珠泪倾！又何叹点点流萤？

【春城会】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，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腊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【招魂云匾】纷争里渐现奇形。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,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;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,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!强敌压境失边城!五彩笔换了回日戈,壮也书生!把招魂两字写天庭。孤魂万里,怎破得瘴疠雾浓。摧心肝舍了青春景,明月芦花无影踪。莽天涯何处是归程?

【归梦残】八年寒暑,夜夜归梦难成。蓦地里一声归去,心惊!怎忍见旧时园亭。把河山还我,光灿灿拖云霞,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,又添了刻骨相思痛。斩不断,理不清,解不开,磨不平,恨今生!又几经水深火热,绕数番陷人深井。奈何桥上积冤孽,一件件等,一搭搭迎。

【望太平】看红日东升。实指望春暖晴空,乐融融。又怎知是真?是幻?是辱?是荣?是热?是冷?是吉?是凶?难收纵,自品评——且不说葫芦里迷踪,原都是梦里阴晴。

主要人物

- 孟樾(弗之)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
吕碧初 弗之妻
媚(孟灵己) 弗之次女、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
合子(孟合己,乳名小娃) 弗之子、中学生
峨(孟离己) 弗之长女、点苍山植物站工作人员
澹台玮 碧初外甥、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翻译官
澹台玗(玗子) 澹台玮姊
吕绛初 碧初二姊,玗、玮母
严亮祖 滇军将领
严颖书 亮祖子
严慧书 亮祖女
吕素初 碧初大姊、亮祖妻、颖书母
荷 珠 亮祖妾、颖书母
李之薇 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医院工作人员
冷若安 明仑大学学生、远征军翻译官
江昉(春晔)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授
萧澂(子蔚) 明仑大学生物系教授
庄无因 媚好友、明仑大学学生
殷大士 澹台玮恋人
谢 夫 美军上尉
布林顿 美军少校
高明全 远征军师长

彭田立 游击队队长
丁 昭 远征军医生
哈察明 远征军医生
陈大富 远征军医院院长
老 战 民夫
欢留、苦留、福留 远征军官兵
吕香阁 吕家远亲

目 录

序 曲	(1)
第 一 章	(1)
澹台玮军中日记	(47)
第 二 章	(57)
第 三 章	(105)
看那小草 听那小草	(137)
第 四 章	(141)
第 五 章	(195)
梦之涟漪	(227)
第 六 章	(232)
第七章(上)	(293)
第七章(下)	(324)
间 曲	(353)
后 记	(355)

第一章

昆明下着雪，雪花勇敢地直落到地上。红土地、灰校舍和那不落叶的树木，都蒙上了一层白色。天阴沉沉的，可是雪白得发亮，一切都似乎笼罩在淡淡的光里。这在昆明是很少见的。学校的大门镇静地站着，不管两侧墙壁上贴着多么令人震动的标语、墙报，它都无动于衷，又像是胸有成竹。

几个学生从校门走出，不顾雪花飘扬，停下来看着墙上，雪光随着他们聚在这里。各样的标语壁报，或只是几句话，有的刚刚贴上去，有的已经掉了一半，带着厚厚糨糊的纸张被冷风吹得簌簌地响，好像在喊叫。

“这是你的战争！ This is your war！”

这条标语最是触目惊心。是的，战争已经不是报纸上、广播里的消息，也不是头顶上的轰炸。它已经近在咫尺，就在你身边，在你床侧。敌人，荷枪实弹的敌人正在向你瞄准。

“这是你的战争！ This is your war！”

标语下面有一张漫画，画中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正在查看手中的枪。

几个同学在漫画前站了一会儿。有人很兴奋，有人在沉思。他们走开了，在雪地上留下杂乱的脚印。又有几个人走过来了，

大声议论着滇西战场的情况。

一个说：“那是什么战场，根本没有场，全是原始森林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不但要打日本鬼子，还要打毒蛇猛兽。”

大路两旁的吃食摊子仍然飘散着米粥、面饼、醪糟的香味，可是却没有了平常的热闹气氛。人们匆忙地来去，显得有些紧张。

前几天，学校举行了征调大会，也是一次动员大会，秦校长在会上宣布了教育部征调四年级男生入伍的决定。因为盟军提供了大批新式武器和作战人员，他们和中国军队言语不通，急需翻译。这正是大学生的光荣职责，其他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志愿参加。孟弗之、萧子蔚、江昉等先生都在会上讲了话，要求大家共赴国难。这些天，共赴国难已形成一种气氛。同学们都感到国家需要我，胜利需要我。

孟弗之挎着他的蓝花布挎包从校门走出，他刚上完课。无论时局怎么紧张，教学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。他身边有几个同学问他怎样看这次征调。

弗之指一指墙上的标语说道：“我认为这次征调是完全必要的。我在会上已经讲了，我们的老百姓以血肉之躯，前赴后继，艰苦抗战，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关头。现在盟军送来了新式武器，需要人去教我们的士兵使用。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，不光是热情和空话。”

又有人问：“那天大会讲了，还需要志愿者。做志愿者有条件吗？”

弗之微笑答道：“首先是爱国热情。英语也要有一定水平，我想一个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足够对付了。”

他看着周围的年轻人。谁将是志愿者？他不知道。可是他知道那些挺直的身躯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热的心。墙边还有学生和教师三三五五在讲话。

弗之沿着红土道往北门走，回腊梅林去，免得穿过凤翥街一带闹市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醒目的标语，“This is your war!”转身拉一拉挎包，这挎包似乎比平日沉重得多。走了一段路，迎面走来几个学生，恭敬地鞠躬。弗之不认得。

一个学生走近来说：“孟先生，我们是工学院的，从拓东路来。我们是三年级，自问英语也可以对付了，愿意参加翻译工作。听说是要考试？”

弗之说：“是的。其实就是参加训练班，能胜任的先走，差一点儿的提高一下。”

他还想说几句嘉奖的话，却觉得话语都很一般，只亲切地看着那几张年轻的，还有几分稚气的脸庞。乱蓬蓬的黑发上粘着雪花，雪水沿着鬓角流下来，便递过一块叠得方正的手帕。一个学生接过，擦了雪水，又递给另一个，还给弗之时已是一块湿布了。

雪越下越大了。弗之把那块湿布顶在头上，不顾脚下泥泞，加快了脚步。

这时，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上来，绕到弗之前面，迎面唤了一声：“孟先生。”

弗之认得这人，是中文系学生，似乎姓蒋。他小有才名，文章写得不错，能诗能酒，能书能画。

“孟先生。”那学生嗫嚅着又唤了一声。

弗之站住，温和地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蒋姓学生口齿不清地答说：“现在四年级学生全部征调做翻译，我——我——”

弗之猜道：“你是四年级？”

那人忙道：“是，正是。不知征调有没有例外？”

“什么例外？”

“我的英文不好，不能胜任翻译。并且我还有——很多创

作计划——”

“无一例外。”

弗之冷冷地说，并不看他，大步走了。

蒋姓学生站在红土道旁，看着弗之的背影，忽然大声说：“你们先生们自己不去，让别人的子弟去送死！”

弗之站住了，一股怒气在胸中涨开，他回头看那学生。

学生上前一步：“只说孟先生是最识才的，叫人失望。”

弗之转身，尽量平静地说：“你，你无论怎样多才，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不能打折扣，一切照学校规定办。”

弗之慢慢走，自觉脚步沉重。这些天，投笔从戎的呼声很高，多数人义无反顾，可也有各种言论反对征调，说是给国民党做炮灰。像这样赤裸地说自己不愿去，还是第一次见。

“真难！”弗之叹了一口气。

走到城门外，正遇见江昉从门里出来，倒是打着一把伞。

两人都站住了，江昉把伞举过来一些，先开口道：“这次征调学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做法，政府虽然腐败，国难是大家的。”

弗之听了心里安慰许多，这话江昉在征召大会上也讲了，讲得还要淋漓痛快。那次大会之后，江昉受到一些进步学生的劝说，说他的讲话帮助了国民党。江昉辩了几句，那学生话中有话，似乎他的意见是有来头的。

“我现在是凭良知办事。”弗之说，“意见真是五花八门。你们系里的一个姓蒋的学生，竟然说自己有才，要求免征调。”

“我还没有退化到只凭良知的地步。”江昉笑说，“这学生我知道，才是有些，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人品也可见了。”两人略一举手，分头走了。

弗之进了祠堂大门，见腊梅林一片雪白，雪水从树枝上滴滴答答落下。不禁想起北平的积雪，房檐上挂着的冰凌，什么时候

能再看见？这里到底是存不住雪的。他走过泥泞的小路，进家门时鞋已经湿了。

碧初从里屋迎出，接过那蓝花布挎包，苍白的脸上浅浅的笑靥，使弗之不只感到挎包分量的减去，也觉心上轻松。

碧初轻拍他的手臂，低声问：“饿不饿？”

弗之摇头，自去里屋脱长衫、换鞋。

碧初说：“今天早饭晚了，那皂角太难煮了！没有迟到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会保持从不迟到的记录。”

“孟太太。”有人在门外叫，接着走进一个人，原来是李涟，一面说，“到系里去找孟先生，不见，现在跟着来了。”

弗之让座。李涟说：“这几天，学生的情绪好像还好，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大关口。有的人说，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，以后胜利了也心安；有人说，正不想念书呢，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；可也有人不想去。也有闲话，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。”

弗之叹道：“竟把在存亡关头共赴国难的大事说成这样，真不知还有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。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，但共赴国难这个大前提是不能改的。”

李涟迟疑道：“还有人专门托我呢，托我在孟先生面前说话。”

弗之平静地说：“我想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说的是不是中文系的一位学生，姓蒋的？”

李涟道：“就是，他叫蒋文长。去年我到大理调查，他也在，写了几首蝴蝶诗，写得好。我们有些来往。我知道学校不会同意他的请求，不过，他既然托了我，觉得总该说一说。”

弗之微笑道：“我在路上遇见他了，所以都知道了。这样的人，不能为国家民族尽职责，无论怎样多才，都是不足取的。你要帮助他认识这一点。不过，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不会去的。对

于这类学生，秦校长早有过话：不予毕业。这是说他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责任。”

李涟有些不好意思，含糊地说了些什么。

这时碧初端过两碗黏黏的皂角汤，笑道：“且当莲子粥喝。”

弗之和李涟接过，不再提这事。

在弗之和李涟讨论蒋文长时，在大戏台楼上，澹台玮正在萧子蔚的房间里。玮是三年级，但学分已够四年级。学生处告诉他，他可以作为四年级的学生服役，也可以作为三年级的学生留下读书。他带着一个想法，来见萧先生。

师生两人对坐在小木桌旁，讨论着生物学的问题。子蔚感到玮有些心不在焉，已有些猜到他的心思。

待讨论告一段落，玮说：“萧先生，我要做的事是要和您说的。”

子蔚微笑道：“不是商量，是通知？”

玮道：“也是商量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说，“我只觉得战场和敌人越来越远，科学变得远了，要安心念书似乎很难。”

“如果你是在征调之列，我绝没有阻拦的道理，可是你并不在征调之列。生物化学是新学科，需要人开拓，要知道得到一个好学生是多么不容易。我相信你会完成我来不及完成的工作。我也很矛盾。”

子蔚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雪已停了，腊梅林上的雪已消了大半。玮也走到窗前，默默地望着窗外。

去军队服役，玮并不是突然想到的。这些年不断有人离开学校，去战地服务，或去延安。他越来越觉得救亡的职责是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，他也要分担。远征军出师不利，怒江西岸腾冲、龙陵一带沦陷已近两年。把敌人赶出国境，这是离他最近的责任，他怎能不去！他不止一次想到高黎贡山和怒江，还想到高山树顶上和江水翻腾的波浪上闪动着的月光。他已经是个大人

了，他应该在这次战争中投进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哪怕是血和肉。

过了一会儿，玮转身向着子蔚。“战争不会很长了，我会回来的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子蔚说。

师生走到室中，玮向子蔚鞠了一躬。

子蔚向前一步，拉着他的手郑重地说：“我尊重你的决定。”

玮再鞠一躬，走出房间，回头说：“萧先生，我去了。”

子蔚默默地看着他下楼，又到窗前，看他出了楼门，沿小路往腊梅林中去了。

碧初在屋里，看见玮从腊梅林中走过来，便知道他是一定要走的了。可怎么和二姐交代？

玮进门叫了一声“三姨妈”，碧初拿出弗之的鞋让他换了。玮随碧初走到弗之书桌前。

弗之放下手中的笔，沉思地看着他说：“已经报了名了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玮说，“我觉得该来说一声。我就要去报名。”

碧初在旁说：“可你是三年级，没有征调你。”

“作为志愿者也是本分。”玮说得很郑重。

弗之站起，大家走到外间方桌边坐下。弗之和碧初看着玮，爱抚的眼光流露出关心和一个问号。

玮马上回答：“已经和姐姐说了，给爸妈打了电报。”

弗之两人互望一下，点点头。

腊梅林中传来一阵歌声，“骑驴灞桥过，铃儿响叮当——”

门开了，媚与合子走了进来，他们笑嚷：“这样的雪可没法子踏雪寻梅，只能踏泥了。”

玮笑接道：“好在梅就在门前不用去寻。”

两人放了伞和书包，媚站在娘身旁定睛看着玮，说：“玮玮哥，你是要去寻什么了，我知道。”

玮微笑道：“不过是寻一个本分。”

弗之叹道：“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就好了。”

一时，崙帮着碧初摆上饭来。玮见她左手缠着绷带，便问：“是冻疮？”

崙把左手藏在背后，低声说：“不要紧的。”

崙与合子每年冬天冻手，四只小手又红又肿。今年崙的左手冻疮破了，有铜板大小的疮口，只好包着。

他们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但无论什么菜蔬一经碧初调制便不同一般。玮总说，三姨妈家的饭最好吃。饭间还有那“莲子粥”，玮喝了许多。

饭毕，大家一起收拾桌子，崙忽然问：“这次征调有女生吗？”

“没有女生。”玮看了一眼三姨夫，接着说，“不过好像可以作为志愿者参加。”

崙自己说：“我是随便问问。”一面收拾了碗筷，要去洗。

碧初说：“你的手这样——”

合子马上接道：“我来。”

他抢着到厨房洗了碗，一会儿出来，与崙一起，送玮走过腊梅林。

在大门口分手时，玮说：“我晚上要和同学在一起，不一定回来了。”

崙、合两人又跟着走到陡坡前，眼看着玮哥沉下去了。

合子说：“小姐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崙不答。合子又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也要去。”

崙歪头看了看他，一笑。

玮下了陡坡，一直走到学校的征调办公室。那里中午似乎也没有休息。这时，人并不多，玮在门前来回走了两趟，便一直走进去。

管事的是社会学系一位教授，姓翟。他见玮进来，温和地

问：“哪一系？”

玮报了名和系，旁边一位办事员查看放在桌上的表格，对翟先生说：“名单里没有澹台玮这个名字。”

玮解释说：“我是三年级，但系里说我可以算是四年级了。”

“这么说你是好学生。”翟先生拿起另外一堆表格，“三年级学生可以志愿参加服役，国家是需要的。不过你要通过考试。”玮点头。

办事员拿出生物系名册，找出玮的名字，便递给他一张试卷。

翟先生轻轻拍他的肩，说：“慢慢答，不着急。”

屋里除了办事人员，只有他一个报名者，显得有些冷清。试题很简单，想来是十分需要翻译。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。”这句话在玮心头掠过，他很快交了卷。

翟先生要他坐等，很快看完试卷，说：“上午已试过一批学生。你很好，明天去报到吧。”一面递给他一张录取通知书。

通知书更简单，写着他的名字和报到日期、地点和一句话：欢迎参加反法西斯战争。报到日期就是明天。

翟先生说：“你赶上了这一批。”

玮疑惑地打量着周围，这么简单的手续就决定他到炮火中去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他向翟先生鞠躬，走到门外，这时雪已停了，而且化得没有一点儿痕迹。

他跨过坑坑洼洼的泥水，向教室走去。他要去上一堂课，快到门口忽然想起四年级的课已经停了，便转身走向实验室。

实验室前的小花圃里，有些植物仍然一身绿衣，不显衰败，有几株还顶着花朵。花朵刚着雪水，湿漉漉的，不很精神。

玮凝神望了片刻，忽见一人转过花丛，穿着半透明的乳白色雨衣，帽子掀在颈后，衬出一头黑发，原来是弦子。

玮说：“是找我吗？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

“爸妈来电报了。”弦子说。